

說書後

二十七松堂文集 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2

8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D 242
8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一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 曲江廉燕柴舟甫著

說

續師說一

韓昌黎有師說一篇似未盡發其義予故續之
宇宙有五大師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
親五曰師師配天地君親而為言則居其位者其責
任不綦重乎哉師莫重乎道其次必識高而學博三
者備始可泛應而不窮嗚呼自孔子沒而師之道不
明於天下至今日為已極矣不惟道德為其所甚諱



師說

010190557656

卽詢以經書大義已多茫然不知其解者每至登堂
開講祇將朱註講章宜說一通便以為師道盡是矣
曾謂師道如斯而已乎且聽其所為言則皆古聖先
王及究其所為術則無異儀秦盜跖以捷取倖獲為
得計無復知有廉知性命之學師以此欺其子弟而
子弟亦遂以此自欺舉世皆然恬不為怪噫師道至
此尚可問耶雖其間或有不同然其為庸則一也例
以庸醫誤殺之條則庸師誤人子弟之多其罪為何
如况尤有不堪言者又何以坐臯比而儼然稱為人
師也哉然則韓昌黎師不必賢於子弟之說非歟予

曰不然子弟可不必賢而師不可不賢於子弟卽不
必盡道殊德絕要其議論文章亦必求稍通於訓詁
帖括之外而發前賢所未發使子弟有所取法奮發
開悟一變其夙昔之所為而不知誰之力者然後師
之道得而師之稱始可受之而無愧也不然則曠矣
官曠位則有罰師曠位則有譏豈非淺識寡學者之
過歟或曰其如有違功令何予曰易不云乎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假紙上之陳言詮吾胸之妙理卽孔
孟猶為借經况程朱乎又安得藉口功令以掩其
空疎之誚耶嗟呼時至今日欲求其不愧乎為人之

師而不可得然則與天地君親為配者又果何人也哉

魏和公先生曰天地君親師五字為里巷常談一經妙筆拈出遂成千古大文至文至冷嘲熱罵不顧庸師面皮尤見持世辣手

續師說二

或曰子作續師說責師之庸是矣抑知師至今日雖欲求不庸而不可得者凡子弟所習非訓詁帖括之書則不敢讀其父兄之禁更甚焉師將奈之何哉予曰子之問善矣微子問予亦將有說焉天下英傑秀

異之士生之者造物成之者君師而兼生成之責者尤在於父兄父生之而父兄兼成之故曰故人樂有賢父兄父兄何賢亦賢於知所以教子弟而已今世父兄莫不思欲教子弟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法以為教子弟之法莫善於制義高者可以擬魏科而卑亦不失榮名於是子弟日夜竭精啟神以攻其法究之得其法者百不驗一其質之最下者固無論予獨恠其聰穎特絕之資而盡汨沒於其中者為可惜也豈非父兄不善教之過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予曰其法莫善於擇賢師而不禁子弟之博覽賢師得則議

論名通必不囿於章句之末而有以發聖賢經史之
底蘊使子弟日聞所未聞博極群書則可識天下古
今之得失與夫嘉謀偉論因而觸類旁通有以開導
其聰明而文遂不可勝用今不惟師之不擇且併群
書禁之而欲子弟之有功是猶欲千將之利而不磨
之以堅石也必不能矣何不取勝國與我朝以制
義有聲於天下者而覆思之也或曰子弟氣質不齊
且一書未精遑及其他予曰不然子弟不必皆智亦
不必皆愚然習四子書至終其身而不得其解者在
在皆然豈功之不專歟抑物有以蔽之也張旭學草

書三年不成一日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始悟其法昔
有善醫者約病者於廟鍼之而其家有獺出於被內
其病遂愈兵法有云攻其所必救如春秋載楚伐徐
而齊伐厲以救徐之類是也事固有謀於彼而效見
於此者况悉諸書之理以解一書熟百家之言以作
制義其效不更捷而易乎以我博古而即以古博我
久之合天地古今人我而為一人天下文章孰大於
是故遇則為國家有用之才不遇則為巖穴知名之
士開其明而撤其蔽法莫善於此者孰與名實俱喪
而為世間之一贅疣者耶或曰其如諸書文義之不

易通何予曰古文之法盡在四書一法通而萬法皆
徹是在乎師之善說書者故曰擇賢師而不禁子弟
之博覽其在賢父兄也夫

包謀野曰世人以博極群書為有妨於舉業今柴
兄則以入欲精舉業決不可不博極群書高文卓
識真堪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凡父
兄子弟各宜置一通座右文法盡在四書一語
尤為未經人道

三才說

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我未生以前不見有

天地雖謂之至此始生可也我既死以後亦不見有
天地雖謂之至此亦死可也非但然也亦且有我而
後有天地無我而亦無天地也天地附我以見也故
予方生時濛濛然已耳其視天地猶混沌初開伏羲
神農之時乎繼而智識漸長學問該博其視天地猶
夏商周制作大備之時乎迨後而閱歷既深萬物勞
其外利欲戰其中其視天地猶秦漢魏晉五代相爭
之時乎人生不能有生而無死則天地不得不復為
混沌也非天地復為混沌也蓋無我而天地之見不
存也是天地大小壽夭之數值與人等耳故曰天地

人無大小壽夭之分也何必歎久而羨天地也哉
毛會侯先生曰開闢奇談得未曾有鄒衍談天無
此玄理

蕭細若曰奇論可該南華全部

才子說

兼天地人三者而稱之之謂才若然則當此稱者豈
易有其人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如
天立功如地立言如人天地不言而默付其權於人
則立德立功皆可以人盡之故曰才才者裁也以其
能裁成萬物而輔天地之所不及也予將求其人於

上下數千年以來非孔子烏足以當之其次必如伊
周其人而後可不然亦必其功業文章炳烺於天地
古今間始可當之而無愧甚矣才之難稱也自造物
不肯輕以全才與人而人亦遂誘其過於造物而不
肯以全才自與如是而襍線雕蟲之才紛紛見稱於
當世而才尚可言耶漢陳琳王粲徐幹諸人號建安
七才子自後才子之稱遍天下至於今為尤盛毋論
其無才之可稱即使其立言或有可觀亦已有愧於
立德立功萬萬者况古人之立言皆兼德與功而成
之詩文其末者也若併詩與文不堪問焉而猶號曰

才子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久矣曷勝嘆哉曷勝嘆哉近聞以此自號者頗有其人然已不足多責予恐後賢不知有從而效之者因著此說俾天下人知才字之義以為將來妄稱者戒

包諶野曰此說出才之號始尊而才之名亦始不敢濫狂吏之搥耶麻姑之鞭耶且看普天下才子有孰知痛痒者

別號說

別號不知何始自魏晉來為己盛其最著者晉王右軍以官名唐張曲江與宋蘇眉山則以地名號雖不

同其理一也其後則多有以某菴某齋以及某峰某村某廬之類為稱者蓋因其讀書之處或所居之地而號之也重其不敢稱其名與字也今則不然不問其人何如下雖非其人而儼然冒以自號者則何居問其號則若道德文章之可親問其行則有不可上以告人而人反因其號而指摘之者則其自號適以自供其醜惡耳豈非僭稱之過耶甚矣小人之善冒君子也凡君子之言語衣冠無不冒焉予將何以辯之亦辯之以君子小人之實而已號其虛者也若君子之實則不可冒也下使小人而肯冒君子之實是予

之所急許也。而無如其不能何也。

朱藕男曰：別號至今日已成濫觴。此文冷嘲熱罵，提醒此輩不小。

焚家祀神像說一

按郡志稱韶俗尚鬼，又多雜姓，以故家不立祠堂。神主與諸神像雜供家堂中。康子曰：非所以為訓也。且不可以安吾祖。唯神與人之共處，斯世也不可無以別。之人與神別，神與鬼別，故先王之制禮也。祀典惟謹，自天子以至庶人，各有專祀，無容攙越，所以防也。天子祀天地，諸侯祀封內山川，大夫祀五祀，士祀其

先而庶人所得私祀者，亦惟祖考妣而已。豈無其力哉？侵下則褻掩，上則慢。今神與鬼雜然而祀之，得無有褻與慢之嫌乎？將以為禮歟？而或尸之也。且吾聞神為鬼之至靈，苟無其神，不祀可也。若猶有之，則尊卑等級亦猶人也。豈容紊乎？尊者役久，卑者見役，禮也。今先人與神共處一室，是使吾祖為諸神之役也。當非仁人孝子之心之所敢出也。祀神以邀福，祀祖以昭敬，二者均背之。智者不為也。然則神何居？神亦居神之宮而已。天地山川神之宮也，先人安吾室，神則請居神之宮。因為文取諸神像，告而焚之，以安祖。

也。

蕭綯若曰。不諂鬼。不褻祖。辯理最正。筆法大似左氏。

焚家祀神像說二

神像不宜雜供家堂中。固然。至若鐘鼓魚磬。經聲佛號。尤所最忌。家中事此者。多致不祥。然則釋氏不靈乎。曰不然。釋號空門。凡功名富貴子孫壽考之屬。皆其所擯。絕而不道者。若向彼有求。是求空也。求空得空。豈不宜哉。或曰。佞佛本以求福也。而適得絕滅之禍。人豈樂於絕滅耶。其邪念有以招之矣。然則人自

愚耳。佛何與焉。卽謂釋氏不靈亦可。家祀神像。予既著說焚之矣。所以嚴祀祖也。因復著此。以為佞佛者戒。

鄒瀟峰先生曰。數語耳。說得醒快。乃爾。如七首中。以立死。昌黎原道。歐陽本論。無此透關。

福淫禍善說

有天地。則不能無陰陽。有陰陽。則不能無善惡。有善惡。則不能無福善禍淫。而亦不能無福淫禍善。夫福淫禍善者。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或曰。天者理而已。福善禍淫者。理之當也。若福淫禍善。豈理之當乎。不知

欲福善禍淫者人之理。而或出於福淫禍善者。則天之權也。且天下亦安有所謂善人耶。虎豹至惡。以其噬人而言也。若人則豈惟能噬虎豹。并天地所生之萬物。無不為其刀火齒腹之餘。故以人之理論之。則虎豹噬人為惡。若以天之道論之。則人噬萬物。又為惡之極矣。則是天反將茫然不知誰為善。誰為惡。誰可降福。誰可降禍。而因以雜降其禍福。則顏回安得不夭。盜跖安得不壽耶。况惡者生而為惡也。若善者必誘掖獎勸而後為善。非生而為善者也。生而為惡。是有以使之為惡。既有以使之為惡。則天將福之不

暇何禍之有。若非生而為善。則已之所為善亦已之自謂善而已。安知天亦謂之善耶。又安知為善之心。不為邀福而致。而天肯曲隨其意而降之福耶。夫邀福而福至。與欲降禍而禍降。是天之權。而人用之也。邀福而福不至。與欲降禍而禍不降。是天之權。而人測之也。二者均無是也。惟天之權在禍福。天之欲尊用其權。則又在福淫而禍善。然天又不明明福淫而禍善。而有時乎福善。有時乎禍淫。有時乎不但不福善。而且禍善。不但不禍淫。而且福淫。使人心危疑顛倒。而莫知所適從。或為善。或為惡。而陰得以行其福。

淫禍善之權。非天之欲福淫禍善。誠畏其權人用之。而人測之也。嗚呼。使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一毫不爽。則人將知懼禍而趨福。而天下之人皆為善不為惡矣。天下皆為善而無惡。則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智賢而無愚不肖。皆富貴而無貧與賤。則聖賢之禮樂文章。可不用。而天下之紀綱法度。皆可不設矣。尚成其為天地乎。不但用其權與測其權。將并天地而廢之。烏乎可。故曰。福淫禍善者。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儒者求其說而不得。而轉疑天道之無知。而因有賞善罰惡之條。釋者求其說而不得。而轉信鬼道之有。

驗而因有輪迴果報之教。嗚呼。豈不背哉。

習八股非讀書說

八股非書也。書蓋文之總名。而八股特其一耳。故曰。時藝言其為藝。僅可驗於一時也。今天下士莫不以讀書自居。及問其所讀之書。維何。則舍八股外。無一知者。即間有之。亦千萬中一二人。而文中之一二體而已。便謂之讀書。可乎。世有以八股擅名者。試取其文視之。其理其詞。未嘗不是也。其字法句法。與夫起伏段落呼應結構之法。又未嘗不是也。至使其為詩古文詞。則無有一是者矣。匪特詩古文詞。雖短章小。

札亦然。此其故何哉。豈作八股智而作他文愚也耶。抑有說也。嘗試譬之。習字者。童蒙初學書時。塾師必先書數字。或數十百字。以為式。終日教之學習。久之而合式矣。又久之。而能舍式自書矣。然使其書他字。則又不能矣。何也。以其未嘗習也。世之習八股者。何以異。是嗚呼。古今之書亦甚繁矣。當其未售。則不暇讀。及幸而售。則志得意滿。又不肯讀。或其間有欲讀之。而不可得者。則是終其身無有讀書之日也。不亦虛負此一生也乎。更猶有甚者。私幸其技已售。便詡詡然。高自稱許。以為天下之才。無復有出已之右者。

抑豈知其初未嘗讀書也。耶。然則天下之能讀書者。果不數數見也。天下之能讀書而又能詩古文詞者。益不數數見也。况聖賢天人性命之學。其精微更千百倍。如此者。哉。予不敢深言之也。已。

作詩古文詞說

予嘗習八股矣。予嘗見天下之習八股者矣。其得售者一。其不得售者常千百也。售其可必乎。抑不可必乎。或曰。精者必售。予嘗見精而不售者矣。或曰。庸腐者不售。予嘗見庸腐而售者矣。豈非其權在人而不能必之於己者耶。嘗以謂天下之樂莫如讀書。而讀

書之至樂。又莫如作文。盡天下古今之書。皆予所當讀。者盡天下古今之文。皆予所當作。者寧必八股云乎哉。予因棄八股而從事於詩古文詞。時方搦管構思。不無慘澹經營之狀。似亦有時而不樂者矣。及其得意疾書。便覺鬼神與通。造化在手。不難取天地宇宙山川人物區畫而位置之。雖天地宇宙山川人物之大且繁。亦不得不默然拱聽。退而就我之範圍也。况此時我之為我。無父兄師友督責於其前。又無主司取舍營辱之慮。束縛於其後。惟取胸中之所得者。沛然而盡。抒之於文。行止自如。縱橫任意。此其愉悅。

為何如者耶。然而文尚未成也。迨文之既成。則把杯快讀。自讚自評。非者去之。不必主司之擯斥也。是者存之。不必主司之收錄也。至佳者精者。則浮大白以賞之。不必主司品題刻布家傳而戶誦也。何也。以其權在已而不必俟之人也。俟之人者不樂。俟之已者而尚有不樂者乎。且文或未至佳且精。則已耳。若已不讓古人。則可傳天下。而垂後世。姓名在古今天壤之間。其為光榮亦已極矣。尚何登賢書與擢上第之足羨也哉。嗚呼。人壽幾何。忽焉坐老。與其習不能必售之時文。何如從吾所好之為愈也。予故棄彼而取。

此也。至於樂與不樂，則作者能自得之，非予一人之私言也。

辭諸生說

予既辭諸生，方有志於傳世之業，忽有客謂予曰：子薄功名耶？何辭之亟也？予愕然起立而謂客曰：子諳予乎哉？抑將誣之也？予但知食粟而已，曷言功？雖讀書數十年，而姓名不出於閭里，安得有功名而辭之？且功名之在天下，萬世又安可辭也？耶？然則子辭諸生，非歟？曰：此辭諸生也，非辭功名也。功蓋天下曰功名，傳萬世曰名。諸生為四民之一，其何功名之與有？

微獨諸生，即等而上之，雖至擢上第，歷大官，稱中玉侯將，相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者，不知幾千萬如斯也。而輒謂之功名得乎哉？然則將云何？曰：此特朝廷爵祿之稱已耳。爵祿出自朝廷，而功名則由已立。孔子為委吏，為乘田，為魯司寇，其爵祿未嘗有大異於人也。然其剛直六經，至今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為大聖人者，初不以其為委吏、乘田、司寇也。若伯夷、叔齊，雖匹夫終其身，然已儼然為百世師，又安得以布衣而少之？予習制舉有年，恒恐為其所悞，因中道謝去，使得專心論述，以冀有傳於後世。雖事之成否未可知。

要不可謂無其志者。故予之辭諸生，正不欲以諸生自限而為求功名之地者也。然則世之最熱心功名者，固莫予若也。而子反以為辭而疑之，則凡天下之擁高爵厚祿者，而謂其有勝於伯夷、叔齊之功名，可乎？不特有勝於伯夷、叔齊，且謂其有勝於孔子之功名，又可乎？不然，又何以疑予之辭諸生而就功名也？耶言未畢，客遂巡愧謝而退。嗚呼！世之為諸生，與擢上第、歷大官、稱王侯將相者，代不乏人。至以蓋天下、傳萬世如孔子、夷齊之為功名者，又豈易有其人哉？予固不敢以諸生老也已。

予嘗言專攻制義，祇可謂之讀八股。算不得讀書。則讀書可知得登賢書，擢上第，祇可謂之舉人。進士算不得功名，則功名可知。與此篇正好參看併識。

諸生說贈陳含負

今天下所稱為諸生者，果何為乎？傳稱諸生為邑弟子員，言其始可為弟子，而使就學於庠序間者也。豈非以庠序為諸生之始基者歟？使由此歷學而有得，方進而試於鄉，進而試於禮部，更進而對策天子之廷，天子可其對，而後得入史館而卒業焉。然猶未至。

於授政也。即使授政而自授政分司。積而至於侍從台輔。不知幾經閱歷。而回視諸生時。不啻如為山之初覆一簣。奈何。世人以諸生為終身之榮也。耶。如以諸生為榮而自限。則其效不足以救饑寒。可不懼乎。不然。則雖進而為聖賢之道德。豪杰之事功。猶無難也。况科名耶。同里陳子含貞與予為世交。早慧積學。以茲歲戊寅補諸生。其將以諸生自限乎。抑欲進而至侍從台輔也。夫侍從台輔。亦始於諸生者耳。然以為榮而止。與以為懼而進者。其間得失之相去。遂懸絕如此。豈不以志乎。况道德事功。使有志而為之。而

又難乎哉。此又予所深望也。

朋友說

朋友居五倫之內。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外。則朋友為重。傳稱朋友之交。豈不然哉。然友道雖居五倫之內。而其義實為四倫之外。助而總其全。予嘗稱五倫可配五行。朋友於五行屬土。土旺於四時。金木水火而朋友則常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夫不幸而當四倫之變。則非朋友不為功。其見之於傳記者。蓋比比然也。然人或去國離家。則四倫亦有時而窮。又不得不以朋友為性命焉。夫性命又烏可忽

乎哉。况遇統屬則有君臣義。遇寄託則有父子義。與夫過失相規而手足相助則有夫婦兄弟義。不特可為四倫之外助。且可以一身而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使萬里孤身得團圞之樂。而免旅途寂寞之苦者。豈不賴此也耶。其於人之輕重緩急。關係為何如也。而人猶漠然易視之。甚且反目相仇讐。至於不堪聞問者。亦獨何哉。則其於骨肉。又可知也已。雖然。朋友以義合。義一變則入於利。今之市道交者皆是也。然亦知利之即所以為義者。諺云。交義莫交財。使惟利是視。置貧交。饑寒生死而不問。尚何義之可言。世未

聞慳吝之人而能為義交者也是又不可不熟思也夫

物我說贈馬天門

天下皆物乎。我何在。天下皆我乎。物又何在。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入。瓜髮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不痛而異之。知不痛之物。是亦一我。則我未嘗不為物也。予嘗病瘡。每瘡疾陡發。則神色沮喪。魄受病而魂為之不寧。以已之身而為已害。是我與我為敵國矣。我已不知又焉知物。然天下之物。有可喜可愕者。一接於前。則神為之怡。

而體為之輕物。又未嘗不為我也。故自其異者觀之。則物自物而我自我也。自其同者觀之。則我亦一物也。又何物物之云為耶。雖然粗而言之為物。為我精而言之。則為道。南海馬子天門好道之士也。與予談黃老之學甚悉。予因作此說贈之。不物於物而忘其形。不我於我而返其真。其於道益庶幾矣乎。

評文說

孔子刪述六經。遂開後世選文之端。是時有選而無評。或曰。論語稱闕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非詩評耶。則評又安可少也。梁太子昭明始取秦漢以來之詩

文集為一書。時號選體。雖因而實創。其得失俱可不論。迨後宋蘇明允批點孟子。謝疊山評檀弓。以及明與我朝茅鹿門鍾伯敬金聖歎輩出。無不批竅導竅。鬚眉畢露。殆無餘蘊矣。使尚執文選之例以律今時。評點概置不用。是猶欲今人艸衣木食。以與太古比德也。可乎哉。且非徒取他人之文而選刻之也。蓋將以見吾手眼於天下也。以吾之手眼定他人之文章。而妍媸立見。非評不為功。故文章之妙。作者不能言。而吾代言之。使此文更開生面。他日人讀此文。咸歎其妙而不知評者之功之至此也。則此文雖為他

人之文。遂與已之所作無異。是以貴乎選也。選蓋以評而傳也。不然則亦謂之代抄而已。又何選之足云。故予嘗謂評文有師道焉。巧亦能與。何況規矩有友道焉。以筆代舌。而即收文會之功。有父兄道焉。句批字釋。不難取古人而生活之。使子弟有以知其用筆之意。則可以神明而無難。評文之效如此。近世頗有欲竊才子選書之名。借文選之例。以藏其拙者。予故作此說以正之。嗚呼。孔子評詩。固當為萬世選文者之所取法也哉。

評文頌附

妙亦能傳。巧亦能與。畫龍點睛。破壁飛去。

又

句批字釋。鈞隱索玄。與君一夕。勝讀十年。

又

尋章摘句。探流溯源。金針盡度。鴛鴦能言。

九邊圖說代

國家與地之廣。縱橫遼濶。自古莫及。洋洋乎可謂極盛矣哉。蓋嘗總其全圖。大約東南以海為界。西北以邊為界。陸地之難防。固甚於汪洋巨浸也。秦始皇長城以為限。因地形用制塞險。自臨洮至遼東。延袤數

萬里。迨漢隋唐歷朝復增修之。功倍於古。至今稱便。予嘗東極遼陽。北抵薊鎮。西至大同。延綏。固原。諸要地。想見古玉公設險以守其國。斯非其明驗者耶。故凡足目之所經歷。莫不詳記而縷繪之。然古稱三邊。今分而為九。未經身至者尤多。因以所見聞合諸傳記。而攷其異同。輯為九邊全圖。裝演成卷。以便携袖。省覽於戲我朝御宇。薄海內外。靡不臣服。然安不。忘危。亦臣子所宜用心也。曷可忽哉。曷可忽哉。為述其畧如此。以俟博雅君子云。

狂簡說

堯狂者也。舜簡者也。堯不狂。則不能讓天下。舜不簡。則不能無為而治。繼此湯則狂也。文王則簡也。湯不狂。則不能變揖讓為征誅。文王不簡。則不能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推而極之。則天必為狂。地必為簡。天不狂。則不能輕清而上浮。地不簡。則不能重濁而下墜。雜而舉之。則水必為狂。山必為簡。風為狂。而雲為簡。鳶為狂。而魚為簡。心。思。以及遠。為狂。而耳目手足。以舉。近。為簡。以及廢物。莫不有狂簡之分焉。此皆斐然成章。為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物。若不狂不簡。則為天地間之廢物而已矣。烏乎人。

韶州府總圖記

郡以韶名。非古也。蓋古揚州域。至唐始稱韶。相傳舜奏樂於此。故名。豈其然耶。地在粵西北。踞五嶺上游。方廣六百里。敵古諸侯之大國。其為郡亦廣矣哉。然界南楚。以古隸屬不一。自漢以來已然矣。趙佗據粵。則城仁化以壯橫浦。及漢武平之。欲離其腹心。則割曲江。滇陽。滄涯三邑以隸楚。蓋欲為守。則宜固其外。欲為取。則當奪其內。各因其時。以為勝勢使然也。志立方域。營建財用。職官名勝。人物藝文七者之目。體取其備。茲為一統志所取。裁宜先其大者。則城池山

川關津驛。通古蹟。其要矣。今按圖而攷。韶為粵門戶。曲江居滇武二流中。最為險要。國朝康熙十六年。楚逆來寇。一戰敗去。斯地固則全粵恃以無恐。况域內乎。山川則為全粵之勝。蓋粵地瀕海。而韶獨近楚。而多山。樂之蔚嶺。英之彈子磯。滇陽。蛟。雄。峙。急。湍。俱可阻險而守。豈非為有國者之所恃耶。若關津。若驛。通古蹟。或為有國者之所急。或為一鄉一邑之所增重。而取則者。俱可覽此而得之。故不復及云。

曲江建置沿革總說

曲江之名肇於漢。其後統轄不一。豈非以其介於楚

粵之間耶。大抵勢在此則內附，勢在彼則外屬。因其時然也。清興天下，一統建置，一規於中。故斯地猶然勝國之遺云。

城池圖說

曲江為韶附郭，居粵西北，為五嶺門戶，亦一要區也。故斯地得則障蔽東以南，失則順流而下，勢不可遏。止全粵有建瓴之憂，然其要在城池。人依以聚，兵食二者有所恃，則可守可戰。曲居湏武二流之中，東西南三面阻水，獨北一面通陸。國朝康熙十六年，楚逆圍城數月，一戰敗遁。雖由廟算，亦城池足恃也。

故列之於首者。

入山川圖說

曲江山川奇矯清駛，為五嶺之冠。固文人墨客樂遊而忘倦者，然其形勢亦全粵之屏障者哉。漢馬援征交趾，道武溪，有嗟哉武溪何毒，淫之句。豈非深畏其險耶。彈子磯峭壁，排天使一軍守之，則萬舳俱成膠柱矣。斯尤其大者。至一丘一壑，為耳目之玩，非有國之所急者，則存而不論云。

關津橋梁圖說

權政居司農之一。曲江東西二關，總粵內外之全稅。

上可佐 國家之缺。下亦可以譏察非人。其為任亦
綦重矣。然得人與不得人。則禦暴為暴之所由分也。
可不慎歟。關得而津可不言矣。橋梁尤其小者也。

古蹟圖說 亭 臺 樓 閣 堂 館

將亭臺樓閣堂館寺觀祠廟丘墓統名曰古蹟。古蹟
云者為今人留所履也。曲之古蹟甚盛。他如供遊士
賞玩與緇羽高流之所棲托者。俱可不論。若夫道德
文章政事表表在人耳目間。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後
之人履其地。想見其為人。欲得而齊之者。豈不以此
哉。故宜纖悉必書云。 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一終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二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 曲江原燕柴舟甫著
書後

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一書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摘竒變幻。雄視
今古。固無倫已。予獨喜其文章。即事功。即文章。
文可為武。武可為文。無異途錯出之分。尤為千古獨
絕也。此豈無所致而然乎。士莫重乎氣。氣養之在上。
而成之在下。天下未有能以賤而謀貴者矣。何也。其
氣不足也。戰國之士。類皆俊偉瑰琦。以一布衣捐讓

人主之前。折衝俎豆之上。非其智謀獨絕也。其氣有以蓋之矣。嗚呼。自糊名易書之法行。而繩檢防範。使士皆囚首垢面。以應朝廷之舉錯。其始固已喪天下士之氣矣。尚可復望其昂然振起抵掌而談天下之事也哉。此必無之理也。

書私訂郡志後

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悲哉其志也。身為魯人。不敢後之矣。以予之於韶。豈不當以孔子為法者耶。孔子為千古聖人。然當時孰能盡知其聖者。不能盡知其聖。乃敢取魯史而筆削之。則信乎其在已者矣。韶志

自郡守符公纂修以來。雖幸成書。然亦多闕。至某某續修。雜出庸手。而人物藝文諸志。可疑者多矣。况其間輒多勢力子弟。從而文飾其祖若父。儼然為之立傳者。其可公然削之歟。至或潛德顯行。不幸生於窮巷幽閨。無人表彰。而遂湮沒不傳者。更可憫也。予為茲懼。因取此書。而私筆削之。以竊附於竊取之義。然不敢見於世。用藏於家。使後之君子有志斯道。或知我者。見之。庶有所折衷焉。

書柳子厚文集後

唐柳子厚與宋蘇子瞻異代齊名。或以為柳文稍遜

於蘇然蘇貶海外惟以陶淵明詩與子厚文集自隨。目為二友柳為蘇公所稱豈偶然哉予獨怪其稍遜於蘇者則又不在此傳稱子厚文章卓偉精悍第進士博學宏詞科卒陷王叔文黨屢遭貶斥最後貶永州司馬遂鬱鬱不得志而卒嗚呼何其量之不廣也豈非仁義道德之念不足勝其窮通得喪之念者耶予觀蘇公之貶斥較柳為更甚公作桄榔菴銘自序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桄榔林下其窮可謂極矣然其弟子由稱公在海南時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藜芋不見老人衰憊之態予讀公海外詩文良然有清

平豐融之音而無幽憂怨憤之作何其有餘裕耶以視鬱鬱不得志者其度量誠不可同日而語耳甚矣窮通得喪之能移人也賢者猶不免况下此者乎雖然豈無有高出於其上者耶易云遯世無悶子思子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自非以天地為心胸浮雲視富貴超然於萬物之表者又孰能與於斯也哉予固不以彼易此也

李湖長曰祇從度量上較論而二公之人品自見其殆以坡公自况者耶又云世界從來逼狹惟以大量勝之即處斗定中自具海濶天空境界這

便是君子坦蕩蕩的道理。然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恐亦未足以語此。柴舟其庶幾乎。

自書宋高宗殺岳忠武論後

予論宋高宗殺岳忠武與弑君父無異。因竊歎富貴之溺人，將不胥淪於禽獸不止也。予何知之。予讀春秋知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之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前古未有也。即後世之亂，莫如三國與前後五代，其篡弑之禍，又孰如春秋之甚者耶。豈後世賢於春秋乎。抑有以溺之使然也。且天下未聞有匹夫而輕弑其父者也。匹夫不輕弑父，而帝王之子若臣

獨多輕弑父與君，非富貴使之而誰使之甚矣。富貴之溺人也。春秋之富貴無過於三國與前後五代，而各國諸侯僭侈幾與王等，則其受禍之倍於後世又烏足怪也哉。宋高宗之弑徽宗與淵聖亦然。善乎史臣斷曰：高宗貪戀帝位，遂致蔑棄君父，斯其為高宗之鐵案也歟。嗚呼！向使高宗身為匹夫，目擊父兄被擄，安知其不思冒萬死以求脫其親於虎口而惟恐其不及者。况肯躬蹈不韙乎。則天下後世雖稱之為孝子可也。夫孝子之於弑逆亦甚懸絕矣。今高宗安弑逆而辭孝子，豈非富貴為之崇耶。予故曰：富貴之

溺人。將不香淪於禽獸不止也。雖然禽獸猶知有同類也。彼弑父與君者。又禽獸之不若也哉。

書韶州府名勝志後

韶有山水而無人。丹霞澹公過韶每歎之。後修府志至名勝。尤三致慨焉。是說也。予每疑之。吾粵山川。廣潮諸郡。近海而鉅。雖極瀾濤壯濶之觀。然峰巒繡錯。不及吾韶遠甚。而瓌偉特立之士。往往常生其間。況蜿蟺怪竒如吾韶者耶。安得遽信其說也。然有其人。則必功業可見。如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雖村姬稚子。猶得指而名之。而至今闕如者。是誠無其人也。然

吾聞瓌偉特立之士。類多離世絕俗。超然塵垢之表。名似非其所急者。世人烏從知之。而傳之。且夫人之情。非富貴不道。即有才如文獻襄公。使布衣終其身。雖至今猶不傳也。况下此者耶。即不然。或當時延譽有人。使得稍展其所學。則其人可傳。未可知。予嘗登高極視。見峰巒雖美。然皆狹淺蒙險。無所容蓄。雖有其人。亦必憂愁困頓。至老死而不得顯於世者。或有在也。而遂謂之無。久可乎。非博聞宏厚。察人於貴賤是非之外者。又烏能知之。雖然。世無其人。毋論耳。使有其人。必為山川靈秘所鍾。其幽光潛德。必傳無疑。

者而或不傳焉。則山川之不幸，非其人之不幸也。庚申二月日，閱志識此。

談定齋先生曰：乍信乍疑，若無若有，全是自寫不平文情，正復妙絕。澹和尚作此語時，當是未見柴舟耳。後見柴舟贈詩云：康生文筆嶺表雄，摩青欲時雙芙蓉云云，當不復作昔日之韶觀矣。

書邑志學校後代

天地無學而聖人有學，聖人學天地者也。聖人學天地而吾人則學聖人，六經者又吾人學聖人之津梁者也。學校之設，豈非欲人文為六經之文，而行當為

聖人之行者哉！自帖括制義之法行，而士不復以稽古為事，離六經而為鉅釘，離聖人而為學究，甚至得志臨民，則又離學究而為縉紳，中不可問之人，其所由來者久矣。此豈其人之故，亦其法有以致之歟。六經自在天地，聖人可學而至，有志者當不其然。予志曲邑學校，不啻三致意云。

陳元孝曰：題是學校，此文開口動筆，便是此題學字第一義。柴舟凡文皆然，雖欲不推為古文中第一手不可。

書邑志祠廟後代

上之人生有惠澤洽於民心而後其沒也民亦不忍忘之思有以尸祝於千萬世祠廟是已傳所稱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非耶曲江立廟一十有三立祠一十有八雖多蕪沒不存亦可見人心之公而善之不可不為有如是也然攷其官蹟之可紀而故老已無存者即郡邑名宦志亦多缺略不載其載者不必盡立祠廟立祠廟者又不必盡入名宦豈亦有名浮於實則雖立祠立廟而有不可盡信者在耶大抵功德在人心勝於簡冊之紀載予於此不敢輕信前人者蓋有戒於今之立祠廟者也雖然匪獨祠廟即名宦

志亦然予不欲深言之也已

書邑志宋特奏科後代

宋制凡屢舉不第者於賜進士日特奏出身號為特奏科蓋憫諸儒之年耄不遇者而設誠盛典也後世棟銓之法此即其遺意歟士人讀書一生上之不能致身廟廊下之不能安心巖壑束髮受書白首無成亦可憫也已然豈無有高尚之可樂者古之人有束帛賁臨而尚不欲仕者安有求仕而不得者也求仕而不得則必有既得而患失如魯論所云者其人豈特可憫亦可鄙也已又安得復行辟薦之法一洗仕

途之污穢也哉

書手錄李非菴文後

文固有不幸而不傳者矣。未有傳之而不幸者也。明雖專制義而古文詞亦有足稱者。予獨竊怪王元美、李于鱗之名滿天下而詩文輒多不稱者何哉。問見世傳七才子詩而王李居其二。私竊鄙之。及後得于鱗滄溟集觀之。其填砌雕績如其詩。此豈即世目動舌張所艷稱之文耶。抑或別有所傳而村居寡陋不及見之也。噫亦異矣。元美之文似勝于鱗。然佳者亦少。與實副其名者有間矣。豈所謂傳之而不幸者耶。

李非菴名未大顯於世而文章何其工也。而輒不能與於王李之列者。豈所謂不幸而不傳者耶。然予嘗疑秦漢以後之文可傳者當不止韓歐數人。及遍觀唐宋遺文無復有能勝之者何哉。王李之詩文若是安知後世不以予言為定論耶。而名至今猶赫赫者猶有利其填砌雕績而因以掩其庸拙者在也。則不可謂傳之而不幸也。非菴之名雖未盛於今而文必傳於後。予於此卜之矣。不幸而不傳者有幸而傳者也。嗚呼。人利其說而不能使之必傳。則有必傳之文而或惡之而不能使之必不傳者。而人猶欲以好惡

定人之文者亦獨何哉

書重刻武溪集後

古武溪集共若干卷。為予韶宋余襄公靖遺稿。明丘文莊公濬得之館閣者。鼎革時。其板復燬於兵燹。康熙丙辰歲。邑人黃子少涯始於民家得刻本。錄歸藏之。而原本隨為顯官取去。予懼久而復失也。因取其抄本。乞梓於郡。太守陳公未幾公卒於京邸。而公之客新安程子德基始代醵金襄厥事焉。嗚呼。文字之流傳。顧不難哉。予補郡志藝文志。序韶人前後所著書共四十餘家。今所存者。惟張文獻公集。凌雲樂

此吟。劉啓鑰橫溪集。與此集四家而已。按郡志稱劉軻春秋三傳旨要一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胡賓王南漢史一十二卷。三書皆關係聖賢心學與國家治亂興亡。制作諸大典故。今俱不傳。豈不尤為可惜者耶。即文獻公又有姓源諧韻一卷。與襄公茲集外。又有三史刊疑四十卷。奏議五卷。隆興奉使審議錄一卷。亦不傳。况其他者乎。予故不能不恨前之無人。失其傳。遂不能不幸。今之有人。得其傳也。語云。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作者得傳者之力。而益以不朽。則其功又烏可須臾忘也耶。雖然。既幸今之得其

傳矣。尤冀後之能大其傳。則所以有待於後賢者。不惟收輯慎藏。當如黃程諸君子之用心。而著述可稱。亦當如襄公與文獻諸公。將傳而愈多。多而愈遠。且久也。豈非為吾韶之盛事乎哉。予將以茲集為嚆矢也。已。歲丁丑某月日。刻成。板藏本祠。將刻前數日。邑明經劉子纘。襄猶恐中止。急取集付門人。再錄副本。同有功者例得附書。

書雲節母紀事後代

此予友雲君載青記其與母太孺人離合始末也。按載青自言幼孤甫六齡與太孺人避難相失為亂卒

所掠既而遁去。由粵入閩。由閩入燕都。間關一十有餘年。始得太孺人音耗。又一十有餘年。始得母子聚首如初。嗚呼。豈偶然哉。然予以為孺人矢志孀居。歷數十年如一日。苦節也。載青奔走流離。無刻不以見母為念。亦歷數十年如一日。至孝也。天必有以憐之矣。况其間如太尹之寄書。大士之見夢。與夫借箸成功。脫衣驗瘥。種種靈異。皆節與孝纏綿固結。互相感通。斡旋而成之者。則其獲報之厚。又豈待問也。邪。無怪其骨肉團圓之後。備極孝養者。又且一十有餘年也。

書郭道人贈僧修眉惜字序後

凡下筆出口皆字屬也。下筆太刻與出口太薄皆汚屬也。以一字而為入千古不白之冤。與以一言而為人閨閣莫洗之垢。其為汚也。豈特在地之比哉。蓋在地之汚猶可浣而去之。若筆舌之汚則雖欲浣之而不得也。可不慎歟。嗚呼。當其下筆出口時。鈞深剔隱。捉影捕風。無所不至。以求暢其文。快其語。豈知汚筆汚舌。且汚人性命名節之。至於是邪。顧人亦未嘗取而思之耳。誠取而思之。天下可惜者多矣。寧獨字乎。昔人云。讀書要先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

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非不識也。不惜之耳。聖果菴僧修眉目不識之無。而獨惜字。苦行數十年。有豫章郭道人贈之序。其於惜字果報之說亦既詳言之矣。惜未盡其義。予為之備書焉。將以為吾輩告也。僧則可不必知也。

自書弔六烈女詩後

俗稱六貞女子特改正稱六烈女

易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則貞之一字為閨媛守正之通稱。非奇事也。吾粵順德李氏六女。遇亂捐軀。為天地間轟轟烈烈之事。乃諱其烈而獨以貞見稱。豈此地之大遂別無有一人如六女之守正者耶。如

云人人皆真。而獨稱此六女。似涉於私。如以守正惟六女為然。則是明為六女。闡幽而實暗。加衆媛以不真之名也。公論之謂。何以一字褒揚之悞。遂以掩其捐軀之實。已不堪言。况因而誣及諸閭。皆陷不貞疑獄。又烏可訓乎哉。故六女宜改稱曰烈。庶有合於捐軀謚法之義。因成此詩并序。以俟後世之具史筆者。詩與序別載詩集中。

書梅聖俞詩集序後

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世莫不以為然。然天下窮人多不能詩。今能詩者。或未必皆窮人。又果何

謂哉。語云。天上無頑鈍。仙人神仙莫不能詩。况古來聖賢能詩者。尤多。三百篇豈皆窮人所為邪。使人能於簞瓢陋巷中。尋一出路。則此四聲六義。便可為吾輩脫胎換骨之資。不特不能窮人。且可因之傲王侯。輕富貴。為聖賢仙佛。而無難。故凡以窮為言者。猶未為知詩者也。然則吾人固宜別有所以為詩也哉。

李湖長曰。此文雖似翻案。然特地為吾輩苦吟人。指出一條活路。何減換骨金丹。

書錢神論後

每怪人為萬物之靈。萬物皆其所役使。而獨見役於

一物。一物者何。錢是也。自有此物以來。無貴無賤。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靡不爭趨之。惟恐後。熙熙攘攘。至於今。為特甚有之。則可以動王公。無之則不足以役奴隸。嗚呼。異哉。神蓋至此乎。今以神稱之。洵乎其為神也已。然予每見此物多歸於貪吝之夫。而獨慳於吾輩。豈能神於彼而不能神於此歟。抑世人之所謂神。非吾之所謂神者歟。噫。世人之所謂神。吾知之。若吾之所謂神。固非錢神之所能為。又豈世人可得而知者哉。吾亦神吾之神而已矣。

自書與友人書後

予嘗有求全之毀。聞之惟謹。自訟而已。豈敢有尤於人哉。此書所以識也。然予聞明李卓吾著書被謗。梅衡湘云。如此老者。若與之有隙。祇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眾焚香禮拜。庶可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則予自今而後。益懼聲價之日增也。夫

又欲其馳於... 子... 公... 國... 其... 其...
 時... 率... 其... 其... 其... 其... 其...
 海... 天... 咬... 其... 其... 其... 其...
 入...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于...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